

译事探索 与译学思考

许钧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

许钧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许钧著.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ISBN 7-5600-3123-4

I. 译… II. 许… III. 翻译理论-文集 IV. 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7844 号

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

许 钧 著

* * *

责任编辑:任小玫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25

版 次: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600-3123-4/H·1615

定 价:12.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010)68917826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68917519

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

——代前言

有关翻译的问题，学术界终于开始有人严肃对待了。在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内，翻译的话题好像一直是翻译家的事。而翻译家，由于更多的精力用在实践上，谈论翻译自然而然都局限在技的层面，讨论最多的是怎么译。

近二十年来，情况有了改变，搞哲学的、符号学的，研究历史的、文化的、文学的，还有语言学家、作家们，对翻译问题似乎都有一点兴趣。诸如翻译的本质、翻译的可行性、翻译的作用、翻译的思维过程、影响翻译的因素、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翻译的道德等等这些有关翻译的问题，看来都是绕不过去的。于是，在国际上，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声音：意大利著名哲学家恩贝托·埃科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成立 900 周年的大会上发表题为“寻求沟通的语言”的演讲时，宣称：“当代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翻译是可行的吗？”（见《跨文化对话》卷四，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 年，第 4 页）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明确指出“翻译问题是比较文学的中心问题”（见《文艺报》2000 年 8 月 29 日第 3 版）。印度学者泰贾斯维尼·尼兰詹娜在 1992 年出版了《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和殖民主义语境》一书，认为“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要“把译文置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进行考察”（郭建中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

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更是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念问题”。美国学者勒菲弗尔于1990年主编了一部论文集，叫《翻译、历史与文化》，在导论中明确指出：“翻译一直是决定世界文化发展方向的主要影响力量。”

在国内，我们也发现不少学科的学者开始把注意力投向翻译问题。比较文学专家乐黛云指出：“而今比较文学的翻译学科不能不面对语言差异极大的不同文化体系，文学翻译的难度大大增加，关于翻译的研究随之成为比较文学学科当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见乐黛云“21世纪比较文学发展趋势”，《文艺报》1998年9月1日第2版）哲学家苗力田在汉译《亚里士多德全集》总序中这样写道：“古代外国典籍的翻译，是一个民族为开拓自己的文化前途、丰富精神营养所经常采取的有效手段。这同样是一个不懈追寻、无穷探索、永远前进的过程。求知是人之本性。”德国哲学研究专家倪梁康从根本上提出：“译，还是不译——这是个问题。”（参见《读书》1996年第4期）

—

研究翻译，对“翻译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翻译一词在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里，实在也是很特殊的：它既可指翻译活动的主体，即翻译者；也可以指翻译的行为和过程；还可以指翻译活动的结果，即译文。“翻译”一词集三种含义于一身，主体、行为与结果交织在一起，更使翻译的界定和翻译的研究显得复杂。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拉姆·威尔斯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一书中也谈到德语中有许多词都含有翻译一词的基本意义，所以“一部翻译理论史实际上相当于对‘翻译’这个词的多义性的一场漫长的论战”（见《翻译学——问题与方法》，祝珏、周智谟节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10月，第19页）。

II

我们暂且先取“翻译”一词的动态意义，即翻译行为。《辞海》中有“翻译”这个辞条，翻译，即“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拿今天的观点看，这一个解释，显然是不全面的，还不如唐代经学家贾公彦所解：“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如今，许多学者都试图对翻译一词加以界定，比较具代表性的定义有几十种，界定的角度不一。美国语言学家奈达说：“翻译就是在译入语中再现与原语的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物，首先是就意义而言，其次是就文体而言。”这显然是一个语言学途径的定义。涉及的内容是丰富的。在我看来，翻译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从思到言，就是翻译。这包括了“理解”与“表达”两个方面。思的特征是理解，言是表达，是理解基础上的创造。两者密不可分。海德格尔在《论真理的本质》、《艺术作品的本源》等文中多次谈到翻译问题。在谈到罗马——拉丁思想对希腊词语的吸取时，他这样说：“从希腊名称向拉丁语的这种翻译绝不是一件毫无后果的事情——确实，直到今天，也还有人认为它是无后果的。毋宁说，在似乎是字面上的、因而具有保存作用的翻译背后，隐藏着希腊经验向另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渡。罗马思想接受了希腊的词语，却没有继承相应的同样原始的由这些词语所道说出来的经验，即没有继承希腊人的话。西方思想的无根基状态即始于这种转渡。”（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43—244页）。按照孙周兴的解释，海德格尔的这段话的前半句，主要说明“翻译不止是字面改写，而是思想的‘转渡’”。后半句则进一步强调：“罗马——拉丁思想对希腊思想的‘翻译’只是字面上对希腊之词语（复数的 Wörter）的接受，而没有真正吸收希腊思想的内涵，希腊的‘话’（单数的 Wort）。”这里，涉及到了思与言的关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求真。限于字面的翻译，能否传达词语及词语之后的“真”？在我看来，思与言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翻译所固有的“求真”的本质，应该是一个不

断求索的过程。实质上，哲学家特别是语言哲学家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对翻译研究是根本的，那就是意义和真理的关系问题。翻译，就其根本，是翻译意义。限于词语表面的翻译，能表现词语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和文明空间吗？能传达词语的真值吗？这个问题，倒给翻译提出了一个本质的要求：翻译，决不应该是字面层次的语言转换，而应是思想的转渡，是文化的移植。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埃科为何会把翻译的可行性当作当代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明白了“意义”的探究对翻译是第一位的。

翻译是可行的吗？哲学家贺麟是这样理解翻译的：“从哲学意义上说，翻译乃是译者（interpreter）与原本（text）之间的一种交流活动（communication），其中包含理解、解读、领会、移译等诸多环节。其客观化的结果即为译文（translation），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交往活动的凝结和完成。而译文与原文的关系，亦即言与意、文与道之间的关系。”他还说，某些神秘直观论者认为这种交往活动是不可能的，可他认为，“意与言、原本与译文，应该是统一的，道可传，意可宣……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而同心同理之处亦为人类可以相通、翻译之处”。（见贺麟“谈谈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3期）贺麟对翻译的这一认识，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至今在中国，翻译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简单转换，一种纯摹仿的技术性工作，不需任何创造性。这种观点，直接源自于人们对世界、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的简单化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的可行性是深信不疑的，认为人类的经验、思维具有一致性，人类的认识形式具有普遍性，因此人类的交流是可行的。但是，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却对翻译的万能提出了质疑。如新洪堡学派的加西尔认为语言不是一种被动的表达工具，而是一种积极的因素，给人的思维规定了

差异与价值的整体。任何语言系统对外部世界都有着独特的切分。语言系统沉积了过去一代代人积累的经验，向未来的人提供一种看待与解释宇宙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并非仅仅由人们通过语言去理解与想像；人们对世界的观念以及在这一观念中生活的方式已经被语言所界定”（转引自乔治·穆南《翻译的理论问题》，伽利玛出版社，1963年，第46页）。这一观点实际上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那就是语言的意义是否可以捕捉？操不同语言的人对同一的现实的认知是否一致？他们之间是否可以达到真正的交流？这也就在理论上给翻译提出了一个个需要解答的问题：不同语言的转换，能否传达对世界的不同切分和认识？一门语言的意义是否可以不走样地在另一种语言中传达出来？人类经验是否有其普遍性？若没有，以交流为目标的翻译是否可以进行？

二

上文中提出的有关翻译本质、意义与交流的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在理论上，翻译确实存在着种种障碍，但人类是不能没有交流的，交流也是不能不以理解为基础的。从实践看，只要不同语言文化系统的人们需要交流，就不能没有翻译。虽然翻译活动受到整个人类知识水平以及对世界的认识水平的限制，但翻译活动始终在进行着，它所能达到的交流思想的水平也在不断发展。关于翻译活动，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雅各布森认为有三种类型：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在我看来，这三种类型几乎概括了人类所有狭义的翻译活动。

语内翻译，指的是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内的翻译。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

新的意义与内涵。想一想不同时代，对《四书》、《五经》这些古籍的不断翻译，不断阐释，我们便可理解，语内翻译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丰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

语际翻译指的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我们现在通常所指的翻译，就是语际翻译。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需要。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不管你的文化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中，甚至冲突中，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又是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一种拓展，在内涵上的一种丰富。最近又在读牛津大学副校长阿伦·布洛克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一书，是著名翻译家董乐山译的，书中谈到了西方人文主义的源渊与发展，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翻译对文艺复兴、对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无论是发生在9世纪的加洛林王朝的古典文化的复兴，发生在12世纪的所谓的原始复兴，还是十五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无不伴随着翻译的高潮，或者说，无不是以翻译为先声。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些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都非常重视翻译，他们几乎个个都是翻译家。没有他们对古希腊、古罗马文献的新的理解、新的阐释、新的翻译，恐怕就没有文艺复兴的不断发展。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语际翻译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著名学者季羨林说过一段话，非常深刻：“倘若拿河流来作比较，中华文化这样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见《中国翻译词典》序，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符际翻译，指的是不同符号之间的转换。按照符号学的观点，语言是一个相对自足的符号系统，音乐、绘画也是一个符号

系统。人类创造文化，依赖的是符号活动。符际翻译是以意义传达为目的的。诗歌、音乐、绘画有其相通之处，它们之间的翻译有着广泛而丰富的形式。罗丹创作过一座泥塑，很有名，叫“丑与美”。泥塑所表现的老宫女，皱缩的皮肤像木乃伊的一样，她“对着自己衰颓的体格叹息。她俯身望视着自身，可怜的干枯的乳房，皱纹满布的腹部，比葡萄根还要干枯的四肢”（参见葛赛尔著《罗丹艺术论》，傅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3页）。这座泥塑，可以说是对法国15世纪著名诗人维庸《美丽的老宫女》一诗的理想传译。在当今世界，音乐、绘画、诗歌、小说、影视等符际之间的转换与传译，有着无限的活动空间，对拓展人们的文化视野，认识不同创作符号的深刻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考察三种不同类型的翻译的历史，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翻译的功能和作用。那么，翻译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呢？

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翻译》一书中，对翻译的作用有着生动而深刻的描写。著名诗人歌德一直呼唤要打破国界、积极进行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而翻译，在歌德看来，在人类文化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不仅起着交流、相互借鉴的作用，更有着创造的功能。德国文学的生命，要得到地域上的扩展，必然要借助翻译。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无疑是为原作延长生命，拓展生命的空间。歌德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歌德，他的文学生命之花之所以开遍异域，正是靠了翻译。当歌德看到自己的诗作被译成异语，获得极妙的效果时，他以形象的语言赞叹道：“我刚刚从芳草地采摘了一束鲜花，满怀激情地手捧着鲜花回家。因手热，把花冠热蔫了。于是，我把花束插进一只盛有凉水的花瓶中，我眼前即刻出现了怎样的奇迹！一只只小脑袋重又抬了起来，茎与叶重显绿色，整个看去，就像是仍然生长在母土里，生机盎然，而当我耳闻到我的诗歌在异语中发出奇妙的声响时，我体味到的

也正是这一感觉。”（安托瓦纳·贝尔曼《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翻译》，伽利玛出版社，1984年，第109页）一束从草地采摘的鲜花，一离开母土，便开始凋谢，但一放进凉水中，便重显英态，绿意盎然。这里，采摘鲜花的，是译者。诗歌之花一旦离开故土，便有可能凋谢。然而，译者将诗之花插入异语的花瓶中，使其英姿焕发，仿佛生长在故土。这无疑是个奇迹，实际上这是各民族文化之精华相互移植之成功的象征。

翻译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如今已经成为翻译界、文化界甚至史学界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湖北教育出版社近两年推出了一系列研究翻译历史的著作，如马祖毅的《中国翻译史》、马祖毅与任荣珍的《汉籍外译史》、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等。另外还有李亚舒、黎难秋的《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热扎克·买提尼亚孜的《西域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前些日子去法国，见了巴黎第八大学前研究生院院长弗烈德·施哈德。他告诉我，欧盟有关部门正计划从翻译的角度来研究欧洲与中国的思想与文化交流史。他认为，考察中西交流史，不能不去研究翻译活动及其历史与作用。看来，如何准确地为翻译的历史作用定位，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三

翻译和有关翻译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有技的层面，也有道的层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由于翻译活动历史悠久，且有广泛性，它涉及到人类精神与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就翻译思考而言，哲学家们关心的是思与言、真理与意义的关系，符号学家关心的是符号与意义的生成，语言学家们关心的是语言的转换与意义的传达，文化学者关心的是语言的沟通与文化的交流，翻译家

们则努力探索如何正确处理原著与译作的关系，尽可能忠实地向目的语读者传达原著的意义和各种价值。所有这些问题，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给有志于翻译研究的人们提出了挑战，也赋予了机会。写到这里，想起了法国哲学家萨特在 1948 年写的那部著名的论著，书名叫 *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直译为《什么是文学》，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文学论》。萨特在书中探讨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分为四章，一是“什么是写作”，二是“为什么写作”，三是“为谁写作”，四是“作家在 1947 年的境况”，涉及到了作家创作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我想，若要研究翻译，不妨也效仿萨特，写一部《什么是翻译》，也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什么叫翻译”，第二部分叫“为什么翻译”，第三部分为“为谁翻译”，第四部分改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翻译家”。按道理，还应加上“如何翻译”一章，但我想，只要翻译的实质、目的、作用、原则等基本问题弄清了，对于“如何翻译”，认识就比较容易统一了。若能有哲学的指导，又具备宽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批评精神，再加上翻译家们在艺术上的不断探索，翻译和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是有望不断得到解决的。

2001 年 2 月 18 日 于南京大学

目 录

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代前言	(I)
----------------------	-------

第一部分 译事探索

翻译的哲学与宗教观	(3)
翻译是有限度的	(6)
翻译与创作	(11)
“模写”与“润饰”	(14)
“束缚”和“自由”	(18)
关于译者的“客观性”	(21)
主体意识与“私我意识”	(25)
翻译不可能有定本	(28)
怎一个“信”字了得——需要解释的翻译现象	(34)
“不忠的美人”辨识	(40)
听物理学大师讲学术	(45)
关于翻译的“风格”	(48)
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小议	(51)
整体美与翻译	(54)
译文的美及其他	(56)
语言的鸿沟让“遗憾接近于绝望”	(59)
余光中的“‘的’的不休”说	(61)
答《译林》编辑问	(66)
中法翻译研讨会小记	(70)
文学翻译的传统经验与理论创新	(73)

法国的文学翻译面面观	(81)
译普鲁斯特难 译蒙田更难	(88)
文化差异与翻译	(91)
尊重、交流与沟通——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	(103)

第二部分 译风反思

从梦想走向现实——给文学翻译一个方向	(115)
《红与黑》汉译讨论与文学翻译批评	(119)
文学翻译批评工作者应该负起责任来	(132)
要把翻译事业当做文化基础工程来抓	(134)
译事、译技、译德——读郁达夫谈翻译的文字有感	(143)
不能再容忍了	(147)
批评的动机、方法与效果	(149)
翻译批评者的反思	(152)
外国传记文学翻译与出版遭遇“雷池”——国际首例状告 译者的名誉诉讼案引发的思考	(154)
我看“译林人”	(162)

第三部分 译学思考

一项真正的基础工程——荐《中国翻译词典》	(167)
历史会给予肯定——评《中国翻译词典》	(169)
融生命之美于再创作艺术之中——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 读后	(174)
“橙红色的梦魂啊，会年年放歌！”——读赵瑞蕻《离乱弦 歌忆旧游》	(181)
文字的转换与文化的播迁——白先勇等谈《台北人》的英 译	(185)
对翻译的历史思考——读《从西塞罗到本雅明——译家、	

译事与思考》	(192)
文学翻译与世界文学——歌德对翻译的思考及论述	(202)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读《当代美国翻译理论》	(209)
译学探索的百年回顾与展望——评《论信、达、雅——严 复翻译理论研究》	(212)
在继承中发展	(219)
“法兰西书库”序	(223)
翻译：崇高的事业——“巴别塔文丛”代前言	(225)
“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序	(228)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序	(234)
《中国翻译教学研究》序	(236)
《翻译学》序	(240)
《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序	(243)
《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序	(246)
思考应该是自由、闪光、多彩的——《翻译思考录》代 前言	(250)
应加强翻译教学改革	(256)
译学研究的哲学思考	(260)
关于翻译理论研究的几点看法	(263)
我和翻译——代后记	(272)

第一部分

译 事 探 索

